

影劇奇才張善琨

(本文插圖刊第5頁)

●陳蝶衣

「冬皇」戲迷攀轅附轍

談到中國電影界，張善琨真正是一位傳奇人物。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在日本東京病逝，那年，他才四十九歲。話銀海滄桑，從上海到香港，他自然是名列前茅的人物，這該是電影圈內一致公認的吧？

張善琨原籍浙江南潯，南潯鎮屬於湖州府所轄，有所謂南潯四大家——劉、顧、張、龐都是當地望族。張善琨少年時，就由家長把他送到南京；進金陵大學附中肄業，卒業後到了上海，考進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大學，迅即成爲校中的活躍份子。

南洋大學三十週年校慶，在當年的上海是一個「盛會」。一連幾天的遊藝節目，就是由他所主持。他本身不參加任何演出，但有關於一切演出的程序，都由他負責編排。

這時候，他已與劇壇名人應雲衛訂交，特地邀請應雲衛到南洋大學，擔任一齣話劇的導演工作。排戲排到深夜，便留應在他的宿舍裏同睡一宵，兩人談得投機，往往一談就談到天亮。

當時，張善琨還只是一個二十歲剛出頭的青年，實際上他却已開始成爲一個戲劇運動的愛好

者，除了曾領導過臨時性質的學生劇團之外，他又通過了在上海著名的一家電影院——南京大戲院供職的盧詩白的友誼關係，經常向院方租借西片，帶回學校去放映，入場觀眾每位收費二角。同學們多了一項課餘娛樂，他則除去片款之外，往往還有錢可以盈餘。

在前一時期，他還是一個標準的戲迷。那時「冬皇」女士孟小冬在上海演出，她照例每晚坐着馬車，從寓所出發到戲院去，這位小戲迷便頑皮地攀登車後，一路跟着到戲院。看完了孟小冬卸了妝乘車回寓，他又吊在車後「送駕回宮」了！孟小冬是坤伶中的名角兒，當時正在大紅大紫的時期。後來的「影戲大王」張善琨，青年時代有過這樣一段攀轅附轍、追隨驢尾的故事，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吧？

愛上梨園中「女叫天」

由於愛好看戲，這位青年獲識了梨園行中的紅粉知己——童俊卿，後來成了他第一位太太。

童俊卿藝名「女叫天」，唱鬚生，在大世界遊藝場內的乾坤大劇場演出，飾演「西遊記」劇中的唐三藏。童俊卿幼年失學，進入梨園行之後開始自修，向學之心甚切，除了中文之外還請人

補習英文，補習教師就是年方弱冠的張善琨。

其時童俊卿雲英未嫁，與英文補習教師經常相對，很快便互生情愫，在書本之間播下了愛的種子。但在論及嫁娶之時，却發生了家庭方面的阻力。童俊卿的父母視女兒爲搖錢樹，對於這一件婚事初時不肯答應，情形正和許多戲劇中所發生的一樣。

當時大世界遊藝場的主持人黃楚九，也是上海社會上的一位傳奇人物。童俊卿在婚姻方面遭到了阻礙，鼓起勇氣訴之於這位「黃老板」之前。黃楚九安慰童俊卿說：「這事容易辦，我來替你作主好了！隨便那一天，你陪他到我家裏來，讓我看看。」

黃楚九所說的他，就是指張善琨。

張善琨在青年時期，就長得肥頭大耳，溫文有禮。又兼讀過大學，一口英文。童俊卿帶了他拜會黃楚九，第一次見面黃楚九便「與語大悅」，立刻委派他担任福昌烟公司的廣告主任，隨後又請他當經理。這一家烟公司，是黃楚九在上海所創設的多種事業之一。

歲數那麼輕就當上了經理，地位有了，婚姻問題隨之而解決。張善琨終於成了童俊卿雙親眼中的乘龍快婿。

天賦掌理遊藝事業

從福昌烟公司經理開始，張善琨踏上了一帆風順的事業之途。為時不久，他又當上了大世界遊藝場的總經理。

他之出任大世界的總經理，是由於張氏族人的聘請。其時，大世界遊藝場因黃楚九逝世，而管理權落入了一個債權團的手裏。張善琨的南潯族人集資把大世界承盤下來，急於物色掌舵的人選，很快就想到了張善琨。

由於張善琨的夫人董俊卿，對大世界的內部情形素來熟悉，一經有人提出挽留張善琨出任總經理，立即一致通過。

張善琨對於戲劇，向有愛好的狂熱，既由族人挽留，他便放棄了福昌烟公司的經理一職，從事於「大世界」的事務，主要還是他對戲劇有一份愛好的熱忱，他覺得吃遊藝飯比吃香烟飯更適合他的胃口。

在總攬了大世界遊藝場的全權之後，上任初顯身手，便是設計「大月餅」與「大香斗」。因為他接事的時候，恰值中秋佳節；在他策劃之下，異乎尋常的巨型月餅與香斗，在大世界的廣場中出現了！月餅與香斗是建築的外形，內部裝着盤梯，可以拾級而登，有如巴黎的鐵塔。這一個新噱頭，招攬了大批的遊客，無不以登高一望為快。大世界因之其門如市；熱鬧的情況，大致與香港市民爭相觀看放烟花差不多。

由於大世界開始有利可圖，總經理一席便引起了別人的覬覦，逐鹿者頗不乏人。恰好其時張

善琨另有接辦齊天舞台的計劃，於是退讓賢路，交卸了大世界的職務。

娶到女叫天的徒弟

說起齊天舞台，又有一段故事。

原來這個齊天舞台，其前身正是大世界的乾坤大劇場，也就是張善琨過去經常涉足其間，側帽聽歌並捧坤角——他的夫人「女叫天」董俊卿的所在。

從觀眾之一開始，到接辦戲院為止，相隔不過短短的幾年，真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張善琨與前身是乾坤大劇場的齊天舞台，可說是十分有緣。

接辦成爲事實之後，戲院換了招牌，改名爲「共舞台」，把「太平天國」的故事搬到了台上去，劇名叫做「紅羊豪俠傳」。這是一部連台本戲，演了一本又一本，上座十分旺盛。之後，共舞台一直成爲張氏發展電影事業的基地；張氏坐鎮在共舞台三樓的辦公室中，隨時指示一切；直到抗戰勝利以後，他才離開此一指揮塔。

當張善琨經營共舞台的時候，也正是他的第二位夫人——童月娟開始輔佐事業的時候，這一件事又說來話長。

童月娟是杭州人，本姓萬，她曾經是「女叫天」董俊卿的門徒，因此改用了她師傅的姓。董俊卿唱的是鬚生，童月娟學的却是青衣花旦戲；她在滿師之後，就去了外埠，在杭、嘉、湖各處搭班。

張善琨接辦「共舞台」之初，他的夫人董俊卿

一則爲了要照顧孩子，無暇過問後台的事；二則個性比較內向，不願負起繁劇的工作。於是張氏夫婦便想起了童月娟，其時她正在寧波獻藝，立即函電交馳召她回來，請她擔任後台經理一職；同時又託她代邀文武老生王虎辰，和她分任「紅羊豪俠傳」的男女主角。那時王虎辰也在寧波，和童月娟同台演出。

童月娟與王虎辰隸屬的那個劇團，在寧波演唱的日期尚未屆滿，當時雖無合同約束，但戲班從業人員素重信義，斷無半途而廢之理。兼之對於後台經理的重任，童月娟也不敢貿然接受；於是她便寫了一封婉言謝絕的信給張善琨，請他「另請高明」。

不料覆函纔發，張的促駕信又至；信中甚至表示：寧願把「共舞台」的開幕日期押後，直待她的劇團在寧波演畢爲止。

終於，童月娟被張的懇切詞意打動了！這纔接受了張氏夫婦的邀請。同時也約妥了王虎辰和其他若干演員，一起到了上海。

童月娟對於張善琨的邀請，二者之中只選擇其一，便是當了「共舞台」的演員，而堅決辭掉後台經理一職，並推舉陳月樓以自代。

在「紅羊豪俠傳」一劇中，由王虎辰飾演洪秀全，童月娟飾演洪宣嬌。

縱橫陷區電影王國

在張善琨經營共舞台的時期，他有了一個新的創造，開始把電影滲入了平劇，定了個新名詞叫「連環劇」。舞台上既有傳統的平劇唱做，又

有電影穿插，由此而吸引了大量的觀眾。甚至遠到外埠的戲迷，也有坐了火車趕到上海，專誠作座上客的；當時的轟動情形，於此可見一斑。

繼此之後，便是新華影業公司的正式成立。

張善琨把當時陷在困境中的「電通」片場租了下來，開始拍攝由他監製的第一部電影——「紅羊豪俠傳」，也就是把最賈座的連台本戲搬上了銀幕。

他之獲得「影戲大王」的稱號。則是始於日寇侵華時期。我國的第一商埠上海淪陷以後，日本的影業鉅子川喜多長政，奉派到了上海；川喜多在青年時期，曾僑居我國故都，肄業於北京大學，接受過華夏的文化教育。日本軍部爲了上海是各影片公司的集中地，企圖加以控制，自然需要有個精通華語的人主持其事，於是責任便落到川喜多的身上。

川喜多獲知上海的電影界中，有S·K·張其人；抵滬後通過了相識者的介紹，與張善琨作了一次會談，說明了他來華的任務。張善琨在重考慮下，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心理，終於冒了大不韙，接受了川喜多的敦請，負起了當時統一電影機構的任務。

這一個統一機構初名「中國聯合影業公司」，簡稱「中聯」；後來又改名爲「中華電影企業公司」，簡稱爲「華影」。當時的三大電影公司「新華」「藝華」「國華」，都併入了這一個機構，由川喜多任董事長，張善琨任總經理。

這是一個空前龐大的「電影王國」，隸屬於這一個王國的工作人員，上自導演、演員，下至

電工、木工，爲數不下三千之衆。張善琨之獲得「影戲大王」的稱號，即是在這一個時期。

丁香花園改作西湖

陳雲裳原本是南中國的粵語演員，在張善琨小遊香港的時候發現了她，立即加以延攬，把她請到上海去，讓她出任「木蘭從軍」一片的女主角，由梅熹演男主角，卜萬蒼導演，在上海新開的滬光大戲院映此片，陳雲裳由此一砲而紅。

陳雲裳既成爲新華影業公司的紅星，新華出品的電影更成爲戲院商你搶我奪的對象，張善琨在戲院商包圍之下，又想出了「老子一化化三清的辦法，就是在「新華」以外，另外擬了「華新」「華成」兩個新招牌，與「新華」鼎足而立，都用張善琨的名義監製，於是全上海的電影院，除了專映西片的戲院以外，無不以能映張善琨監製的電影爲榮！

上海的海格路上，有一個佔地極廣的丁香花園，此一地點，後來曾經成爲「華影」的大本營；當其地未成爲片場以前，張善琨曾經請名導演方沛霖把它佈置爲「西湖博覽會」，凡是杭州名勝，西湖十景無不依樣仿造，園中本有湖沼，改造煞費心機。開幕之日，張善琨手擬了兩句廣告：「何必遠往杭州，西湖就在眼前！」因爲當時車站上的「紅帽子」氣餒萬丈，老百姓早已視出門爲畏途，於是這一計劃，相當成功，後來保留部份，成爲「華影」的佈景。

冒險拍攝重慶歸來

在張善琨主持「華影」時期，有兩事不可不記。

其一是在上海國際飯店近鄰的空地，豎起了一塊「雨來」的廣告路牌。

「雨來」是一部未開拍影片的片名。其時政府已遷都於重慶，重慶市簡稱曰「渝」，「雨」「渝」同音。片名「雨來」，含有「重慶即來」的涵意。這一種表現愛國心的啞謎，日本軍方自然不明瞭，但留在上海的同胞則無不目逆而笑，了然於心。

其二是張善琨利用麾下的人材，另組了一個「聯藝劇團」，推出了「文天祥」話劇，在蘭心大戲院作盛大的公演，由張伐飾文天祥。

「文天祥」一劇所演的，當然是爲國効忠，抵禦外侮，堅守臣節的故事。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演出這樣的一個戲是有點捋虎鬚的，但張善琨却不顧危險，毅然負起了提綱挈領的責任。

「文天祥」一劇在演出時期，張曾邀請川喜多前往觀劇；終場之時，劇中人在瘋狂似的掌聲中向觀眾一再謝幕，川喜多目擊當時的情景，心中深受感動，緊握着張善琨的手，慨歎着說出了「人人都有愛國心」這句話。兩位電影界的巨人，他們已是心照不宣，完全把中日兩國尚在交戰時期的敵對地位忘掉了。

「文天祥」話劇的演出，幸未遭受意外的阻止。繼之，張善琨又把著名的平劇演員李少春和袁世海接到了上海，再接再厲的在天蟾舞台演出了「文天祥」平劇。

許多人都替張善琨捏一把汗，認爲他的工作

做得太明顯了！太露骨了！但，張善琨還是我行我素，不以為意。

終於，張善琨與「地下工作」組織有所聯繫的證據，被日方抓到了！貝當路的日本憲兵隊奉到了命令，將張逮捕而去。在張的生命史上，留下了二十九天的入獄紀錄。

張被捕後，受到了嚴刑拷打，備遭凌虐。最後仍由川喜多出面營救，方始獲得保釋，恢復了自由。

抗戰尚未勝利，張善琨以遊杭州為名，借童月娟、李大深等，潛赴內地，由浙而皖，由於他的「地下工作」過程，未為後方主管機構了解，於是又有「黃山之圍」及「屯溪之獄」的意外事件發生。直到事態明瞭之後，方始從軟禁中解脫出來。

重來香港再振雄風

勝利之後，張善琨默察上海的環境，對他未必有利，於是間關萬里，又來到了香港。經過了一個時期的籌備，又展開了他的銀色事業。

首先用「遠東影業公司」的名義，拍了兩部戲，第一部是王引導演、袁美雲主演的「碧海紅顏」，第二部是朱石麟導演、王煦春主演的「三代」。

一九四六年九月，張善琨與胡晉康結伴作歐美考察之遊，足跡踏遍了英、法、瑞士、摩納哥諸國，最後到了美國，參觀了好萊塢幾家電影機構影場，包括「米高梅」、「二十世紀福克斯」、「派拉蒙」、「華納兄弟」四大公司在內。在

訪問時，曾受到四大公司的熱烈款待，和許多著名的製片家及大導演大明星會晤。

次年三月，結束了新大陸之行，重又回到了香港。

訪問好萊塢所得的印象，使S·K·恢復了繼續打天下的信心，回港後就準備重振他的「大英雄風」。

但是終於為「舊業已隨征戰盡」，手頭資金短絀，只好「因人成事」。

在張善琨的擊劃下，曾先後創立了兩個製片機構，其一是「永華」，其二是「長城」。

兩面新的旗幟。都是S·K·一手所樹起。但到最後則「退讓賢路」，做了個「功成不居」的人。

中國電影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輝煌作品「國魂」，就是「永華」的創業作；事實上，也是「文天祥」話劇與平劇的延續。

締造鍾情黃金時代

張善琨雖然被稱為「影戲大王」，但是對於共舞台的連環戲，他是依然未能忘情的，那時上海的共舞台經常上演三部戲，端午節的「白蛇傳」，中秋節的「斗牛宮」和一部「火燒紅蓮寺」，「白蛇傳」不但轟動上海，並且連外埠來的觀眾，都以一觀為快，張善琨麾下有一個廣告大員龔之方，人稱龔滿堂，有許多廣告詞句，例如「白蛇傳」中「一條大蛇，飛過鸞鴛頭上，當心帽子；最好勿要戴帽子！」大家歸功於龔之方，其實都有張善琨的「靈感」在內。

一九五三年六月間，張善琨和九龍新舞台合作，演出了民間話機關佈景連台本戲——「白蛇傳」，用「上海共舞台假座九龍新舞台公演」的名義，由於素秋演白素貞，汪正華演許仙，童月娟演小青，還穿插了上海滑稽朱翔飛客串的茅山道士，于素秋大打出手，粵語片導演黃鶴聲主持機關佈景，那知頭一晚上散戲，就是傾盆大雨，在上海紅得發紫的「白蛇傳」，搬到香港，黯然失色，不由得張善琨大呼「天亡我也」！

張善琨先後退出「永華」「長城」之後，「此志不渝」，接着又以「獨立製片」姿態，恢復了他的「新華影業公司」，數年間攝成了「結婚二十四小時」、「玫瑰花開」、「雨夜歌聲」、「滿園春色」等片。其後，就是「小鳳仙」、「秋瑾」、「碧血黃花」三部革命傳記片的攝製。後來在美逝世的陳厚，也在此時由張善琨汲引入電影圈。從「小鳳仙」一片開始，由於賣座情況的良好，使「新華」又成了一塊響亮的招牌。及至「桃花江」一片問世，更是到處轟動，造成了女主角「小野貓」鍾情的黃金時代。

張善琨於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以心臟病逝於日本東京之國際觀光酒店，其時他正統率着「新華」旗下的工作人員，在日本拍攝「美人魚」、「毒蟒情鴛」、「銀海笙歌」、「鳳凰于飛」等四部彩色片，片未完成身先死。他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中國電影事業，最後也可以說他是「身殉電影」的。

馬上功夫很了不起

張善琨是電影製片界中的思想家，他工於「動腦筋」，十分健談，與人晤對之時，往往在莊重中夾雜着諧趣。他生平有兩句名言，為電影界所傳誦：「財自譬如去，富從也好來。」這兩句話怎樣解釋呢？張善琨說：「你如果賺了一筆錢，當思來處不易，千萬不要存『譬如沒有賺』的想法，那樣一譬如，再譬如，你的錢就不屬於你所有了！」張善琨又說：「許多本地的富翁，他們做生意賺錢都有『祇要賺得進來，那怕是一個斗零也好』的心理，這樣才能積少成多，終致大富的。」

曾經有人問張善琨：「足下這兩句話，很具哲理，何故你自己對這兩句話又不能切實奉行呢？」張善琨笑着說：「我這兩句話祇能跟人家說，自己是『譬如』成了習慣，賺來的錢都給我『譬如』光了！」

張善琨臉上永遠帶着笑容，很少看見他有疾言厲色的表情，其實他的內心，天天別頭寸，正是「有苦自得知」。他每天起身得很早，在廁所裏要摸索一個很長的時間，他常說他有許多靈感，都是坐在馬桶上想出來的。他坐在馬桶上看報，看雜誌，看得鉅細不遺；他坐在馬桶上設計廣告字句，故事大綱，一想到馬上打電話，他手下的辦事人員，都稱讚他們老板「馬上工夫」是了不起的！

張善琨理髮甚勤，他說人的儀表最主要就是整齊，若是留了長頭髮不梳理，又何必留它呢？張善琨還說過：上海的游俠兒有「多剃頭，少開口」的信條，是含有很深的道理的。

張善琨最大的本事，是揣摩對方的心理，他向人借錢掉頭寸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單刀直入法，一見面就提事情如何緊張，非借不可；一種是柳暗花明法，先投對方所好，談對方歡喜的事情，然後再說明自己的情況，非對方幫忙不可，這兩種借錢方法，是他的不二法門。所以說張善琨是位電影事業家固然很恰當，也可以說他是位絕妙的心理學家。

死前夢兆不見軀體

一九五六年，張善琨在台中，下榻於力行北路一座私人住宅中，那時中央電影公司正在向張善琨商借鐘情拍攝「錦繡前程」，張善琨担任製片顧問，和演員們都住在那座住宅裏。一天早起，看門的人忽然撿得一捲鈔票，此人目不識丁，

祇認識台幣，誤認為港幣，恰值張善琨正要出門，看門的人就把這捲鈔票，送給張善琨，問是否張先生失落的？張善琨接過來一看，原來全是冥國銀行鈔票，此地所謂陰司紙，不由大呼倒霉，在看門人是拾金不昧，一番好意，而在張善琨却認為是一個不祥之兆了！

過了幾個月，張善琨在日本，忽然有一晚夢見自己已經死了，但是諦視床上，却並沒有自己的屍體，因此驚醒，方知是夢。張善琨頗以夢境為奇，事後告人：「我大約不久於人世了！」

以上所記，事涉迷信，但為時未久，張善琨即在東京病逝，遺體在日火葬，正應了他生前「屍體沒有了」的夢境，附筆及此，祇能屬於「信不信由你」了！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玖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歡迎購閱，定價台幣玖拾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